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六

秀水　沈國元述

獻四川俘 [illegible]

十月甲寅

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疏曰據四川監軍僉事戴君恩呈奉職紙牌照得逆賊樊龍張彤黑蓬頭等戕殺大吏竊據岩城已九閱月矣今官兵奮勇齊攻堅城克復擒斬無遺所有當獲樊龍等首級并生擒石永高既經監軍紀功各道驗審已明并准撫院差官解送何若海及按察司呈解周鼎等通應解獻

闕下請

旨正法情罪稍次應候會審就近處決等因審驗得樊龍等身屍首級并逆賊石永高樊友邦何若海周鼎等通共三十一名俱於　天啓二年五月被官兵先後擒獲解到驗審無異㕘看得樊龍張彤等人本么麼性最兇狡猘奢酋而謀為叛逆事豈偶然假[illegible]逆而明動于戈志不在小戕殺撫道大吏慘哉流血成渠攻破州縣名城慘矣積屍盈野竊據我城池自恃地利抗拒我師旅罔識天常遂使三巴半壁乾坤所在震動四省小民物力是處驛騷幸天威之遠播致嚴郡之立平元慝束手以就擒易於拉朽逆黨繫纓而盡戮捷若承蜩事豈人爲孽由已作亟宜解

赴　國門用以張皇我武伏遇

皇上天威赫濯

神武宣昭文武同事同心將士竭謀竭力兵連秦楚餉滿川原遂乃秣馬誓師共矢沉舟之志因而晝攻夜擊人懷背水之奇一戰而危關立奪棄甲曳兵之黨擒斬不下萬餘再戰而援賊盡驅扶傷帶死之苗追勦殆無噍類乃賊猶以欲走愚我妄為後舉之圖而我即以許走愚賊密定暗擒之計終徘徊而難去卒次第以成擒雷擊電馳一路烟霾盡洗根除蔓剪四方羽翼全摧豈獨漏網遊魂業已望風而解去自今狂酋殘喘亦將指日以歸降是真足以

論總督宜駐遵義不宜居辰沅情形机勢了然井然可謂謀副之良謀大此而遵義狀附然則駐營之一

大彰

皇上不世之奇勳而更可以預卜

天朝無疆之景運矣恭候覆　請照依律例分別正法其

樊龍張彤黑蓬頭首級仍應剉碎與同各犯首級應否傳

示天下以爲土司目把人等反逆不軌者之戒

湖廣道徐卿伯奏曰臣前號欲督臣張我續救黔路由綦

江徃遵義綦遵義通川貴之呼吸扼水藺之吭背去貴陽

不過三百里可以作黔省之聲援去平越不過二百里可

以爲撫臣之犄角至于牽安酋使其內顧而省圍自解斷

水藺不得合交而奢勢亦孤爲黔爲蜀計無便于此也亦

進一退其係於害豈夥小哉

無重于此也。譬之奕，此點眼一着，而全局皆在我矣。督臣聞　命之日，即倍道而趨，尤嫌其緩，乃職閱其仰遵明旨一疏，大意欲住辰沅，噫吁，悮矣悮矣。夫辰沅在黔之東，去黔尚千里。其進師也，止能解黔一面之危。孰與夫三方適中形勢利便，如遵義者之為得力也。且所責督臣援黔，政以其兄在兵將，堪以應急耳。今舍川適楚，又須一番料理道里迂廻，不知久圍之黔能待乎否也。職謂督臣斷宜住遵義，再不然，令鄖陽撫臣暫時移鎮沅州事乎，即回俱無不可，而督臣辰沅之住，當夢想不到者也。職　請以遂事驗，有毛文龍以住彌串之間，可以窺奴，不敢狂逞，使

徐行御之言在耳也

文龍今日囘而蘇山海始出廣寧繇廣寧始趨遼陽則失算矣是役也何以異此伏乞

勅下兵部即刻議妥馬上差人傳諭張我續無得畏難遵義規避厎沉致悞封疆責有所歸矣

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夷情事奉

聖旨遵義不守賊復猖獗着督撫各官調度兵將堵禦援勦總兵官就近推用餉銀着上緊措解馬鳳雛勤事死難併龔萬祿等俱與優恤該部知道

命曾欽以原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勦刻期起程

貴州巡按史永安上言安酋叛逆罪惡滔天萬難招撫六

撫二月前
此說最爲
精捷警切

月初九日接貴州巡撫王三善題稿一通臣讀之知臣發
稿二通撫臣業已代題矣安酋叛逆與黔省困危情狀、得
達
聖覽我
皇上必不忍棄置此一方赤子于度外大兵大餉當旦夕
至矣第讀題稿內有部咨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彦
一語與臣書內有稍緩征戰覘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即內
外夾攻擒之未遲等語臣不覺仰天長嘆恐撫之一字悞
黔之生齒封疆不淺也夫部臣遠在萬里揣摩未眞或因
拯救無術姑爲此漫語塞責無足怪者第撫臣至沅州不

將手米五兩粵處可見强寇外攻饑兵內訌人民相食稅投不萊熱之為黥亦交疲天城守諸公之努不既烈且僥哉

爲不久矣、臣告急文移求援塘報日日遣發矣、安酋叛逆開之不爲不悉矣、豈尚未信爲眞耶、豈臣原稿爲賊所得被賊改竄、撫臣代題者、非臣眞稿也、撫臣何爲望臣稍緩征戰、覘其動靜耶、不知安賊動靜、臣覘之已久矣、第覘其自二月初九日統領蜀賊酋仲數萬圍攻省城、今五閱月矣、其造雲梯製滾廂築墩臺、百計攻城矣、又恨士民之固守、將環城墳墓無不剗掘、枯骨無不拋撒矣、其今日打一堡、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過、明日燒一洞、殺一堡劫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矣、第覘其今日縛我一塘報、明日縛我一居民矣、又覘其今日挑戰、明日環攻、而無休息

矣又覘其沿山扎營四面伏路把截尸骨遍野致令播僮無地運米無門城内軍民饑死無數矣外此又覘其攻威清攻平垻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貴房矣又覘其陷安順陷廣順龍里畢節赤水矣其殺思石道副使孫克恕安順府推官徐朝綱廣順州知州鄭鼎擄駐鎮畢烏同知楊以成遁西守備王懋淑各衛所等官殺擄更不知凡幾矣安酋之動靜大略如此叛耶非叛耶征戰可緩耶不可緩耶聞撫臣趲兵趲餉倍極苦心倘數萬精銳飛電而來藉其威稜退賊三舍果啓其首鼠觀望之心乎乘勝長驅固可殲渠魁赦協從亦可彼時剿撫惟意又不必執言夾攻

矣大抵安酋之叛也安邦彥偶之四十八枝與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方典李希堯等和之奢社輝至今部咨謂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豈非邦彥叛而奢氏未叛也況安之叛至三省土司在在狂逞處處盤據千里之內生靈殺擄殆盡地方殘破無餘臣獨恨將怯兵寡不能一啖賊之肉寢賊之皮尚欲緩其征戰耶緩之尚有悔耶聞二月內賊困普安安南最急該衛求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天常領兵四千來援意主招安戒其不許妄殺一夷賊首羅應奎等率衆詐降迎西盤江渡口執禮甚恭誘至壘水舖賊伏四起遂致天常全軍覆沒此撫之爲害也

近自安營逃出擄民有言撫臣所遣招撫官員已被殺戮者有言已送還者殺之尤叛賊常態不殺不知作何伎倆盤江之覆轍具在撫可易言哉從來局內之人多言撫局外之人多言戰今撫臣日在圍城中倘若可撫之職何苦言戰况賊未叛之先臣之撫之者不翅傾肝吐胆及叛之時臣之撫之者不翅舌敝髦禿如可撫豈待今日哉圍城之初賊射書云爾城内之人觀此景象尚可解散否蓋賊已咲我之言撫矣况賊焰已熾何所畏而聽其撫耶夫黔當萬分危急之秋切恐 朝端之上與來援之臣爲此撫之一字躭閣稽遲致令黔之生齒必不能保黔之封疆必

不能守也敢以一言道破惟祈

皇上發雷霆之怒迅風雨之師則全黔幸甚

上念黔省城守功力陞撫臣李橒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按臣史永安太僕少卿仍命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

保萬全其餘文武將吏統俟圍解之日一併優敘

贈死難副使孫好古大理卿廕一子衛千戶世襲與祭葬

候補科吳弘業條議蜀事奉

聖旨沐昌祚世守滇藩這征調援勦等事着給敕聽便宜

行餉銀除奉旨給發其本省各項錢粮該鎮併督撫各官

准暫湊用仍着該部議處接濟不得專靠請帑建昌道路

已通新任撫按官。推他上緊前去到任。不得仍前延緩。沙源等加銜復職。已有旨了。

備紅夷

福建撫按題稱前事。兵部覆請蹤曰。紅毛夷部落種殊不可考。萬曆三十三年。貢以兵船泊閩之彭湖島嶼。奸民潘秀等貢勾引之。六閱月揚帆而去。何以生心而至何以來。飽而颺我。不勞憑降夷者之三寸。弟閩沈有容以美食饋之。以其言退之耳。夷是役。未甚知有大利也然而倭智頗開。情形漸識。十數年大舟巨炮。截我商于交洲呂宋之間者。殆無虛歲。綵緞貨物。悉爲彼有。而商亦稍稍避之。夷從海上無所獲。遂欲如粵夷例住內地。而與我爲市。之粵不得。轉而之閩。初尤泊十二艘于彭湖。今且以三舟直入浯嶼矣。其欲愈奢。其勢愈迫。其船則前後左右。俱裝巨炮。一發十里。當之無不立碎。我雖有利兵。勿可與敵。雖有銃兵。勿可與戰。倘或僥倖一勝徒足厚彼勢而損中國之威。無益也。又聞夷舟高大堅厚。則深涉不利膠淺。其人利水擊。不利登岸。食糧有限

安危遠計

人數不多云亦當自去所患附近奸民誕其厚利貪其高值私載食貨而與之通而沿海諸將吝往往多不法受賄賣放以汛守之兵船反交通之穴數則閩之憂誠不在紅毛夷而在奸民不在奸民而在汛守兵將也該撫按所稱嚴禁接濟不許寸板下海使其坐困而又令鎮道諸臣提重兵就近防禦使不得于閩亦猶其不得志于粵即不須封以善詞而數月之內未有不鼓棹遠去者也既經會題前來相應覆請 令俟
命下移文該撫按
衙門遵照施行

的是史才
宋須所樂

給事薛大中請擢耆碩以光史典疏曰惟 國有與立必重信史謂其以一字褒鉞佐刑賞之不逮而丹青片語令其人亘古如見于以維人心持世宙賴至重也我
皇上嗣服之初重崇儒又横經進講千載一時欲紹述
先朝美政加意實錄木天弘開羣賢萃止數售編摩各優

長其闡揚

兩朝之鴻休樹百代之令模者豈曰無人而才不厭多編不厭富耳目聞見之間歷久則議詳而儲備是以獲麟之筆動于暮年垂憲萬世者無論矣他如丘明立言于旣眊董狐決策于志違即歷代良史屈首班馬必得之名山大川徧遊之餘商古確今論定之久故其文益肆而著益核司馬通鑑纂之宦成紫陽綱目刪于學老即我

朝丘文莊諸儒每以老練方成一家皆足取信一時光耀千古夫孰非篤任耆舊發抒積學之明效大驗哉今

聖明羅才恢張天網寧藏巖穴日開東閣凡講幄勞臣爲

公論共惜在廷業勞搜類擧野无留良矣乃五十餘年之舊詞臣擧世咸推其詞淵學海如李維禎者久稽啓事非所以崇名儒而光盛典也按維禎一生著書奕葉清芬東非遍歷疆土隨分盡職毫無怫色論其孝友大節不愧古人雖以不類弟李維標骨肉釁賊亦委曲友愛卒若于訓此誠近世士類之所難者昨起用清卿竟以人不盡諒決意懸車今事過論定又值史局需人之日凡布衣名流交章論薦無非欲資一得以裨大典之意而宿學舊臣五十餘載反不令留寸墨于鴻篇鉅簡之間竊恐凋謝之後有讀其遺書者不能不爲一時用人之大惜也彼蔡邕党卓

欲留以成一代之史危素再仕
爲皇帝心厭薄之特以元史未成容其卒業愛惜良才棄
短取長從古如此而况完名完學如李維楨者可不亟爲
起用俾操直筆于秘館哉又有原任刑部主事周獻臣學
問該博文章鉅麗與李維禎結契論文雅稱金蘭所當如
宋啓明事例以翰林院待詔起用令其共珥筆于天祿參
佐載紀者也外此如昆宜諸人亦小有才然其言則非朕
旣惜史才又慮世道不敢混狀薰蕕以濫叅瀆伏祈
皇上念史與纂重史才綦難
勅下閣部將李維楨周獻臣即時特起俾預纂修之列

或與董其昌共事留都考求年記早成實錄庶黃髮無憾

青史永賴而我

皇上慎重史局得人共理鴻模駿烈與天無極矣奉

聖旨李維禎學問優長着與推用

山東登州府通判王一寧上言援遼原抱同心報　國豈

懷異見敬陳悃愫聽謗因兼報出海日期懇乞

聖明亟賜褫斥以安愚分事職聞過事而協謀者就臨事

而忤見者危職讀聖賢書閱古今史豈不知臨事好謀是

何等語廉藺寇賈是何等人而身墮于至危至險之中乃

當此無踪無影之謗耶謹請爲

皇上備陳之臣一介書生去年因憤遼瀋失陷挺身潛赴
朝鮮借兵回至鎮江適遇毛文龍禮聘決策擒獲佟養貞
俘獻 闕下蒙
皇上欽賞職銀五十兩及後部科僉議授職以通判之職
職受 命飲氷圖報無地及今奉
聖旨前往朝鮮救援毛文龍恭酌軍機相時征剿職于五
月二十五日出都六月二十日蒞任隨將所帶官丁八十
于監軍海防道處過堂開報因船兵未到齊候至七月十
八日祀海開洋冏忽奉登萊撫院批道據平遼副摠兵毛
文龍呈稱上年在鎮江差生員王一寧及加銜守備蘇其

民觧功請兵今春千揔李景先回稱一寧等船駐鉄山改換文書有孫尚武者蘇其民奸彼之女冒名領賞真叛偽官李世科是一寧受其二十金改在歸順數內并插入由揑名字及世科歸嶮山殺人是一寧受賕所致公文九角止投二角有功官員都無陞賞各懷憤恨等因職讀之嘆曰異哉何異國來此異聞哉夫文龍與職桑梓至誼葭莩至情他鄉莽結患難共之義骨肉不啻其切也胡爲乎來哉此語職涕曰必此天之不欲職指此餘生以助文龍成此斬賊恢復之功乎何物李景先么麽詭口毒人一至此乎蓋景先向在遼與職有隙此番以職將佟養真等俘獻

必獲我
皇上優賞妒之深故不覺讒之毒也職不意文龍豪傑聰敏與職如此交情乃為一謗言投杼則文龍亦大乖生平矣且無論職與文龍為官職係生員原未授半職屬文龍轄文龍未得輒稱差職苐請就其所謗者臚辨之李世科者文龍所鎖鐐之解犯也當其跳赤附舟時數日不得食賴者民單文傑食之則其貧可知焉得誣職受賄及世科至廣寧方按院因其善辨釋之且收之答應是方按院放之也焉得誣職責放文書九角除經撫按院今遭離亂無憑查考外其投兵部者見存明開擒獲嶮山守堡李世科

並無歸順字樣且文龍書手張元祉可弔審也焉得誣職改文龍鎮江功員係去年七月內擒獲佟養真文龍于次日即差家丁從陸路馳報撫院據此具　題蘇其民所齎報功公文行按院查核未蒙　題覆兵部及通政司可查焉得誣職埋人之功以致衆懷憤恨抑不特是也李景先以去年十月內復回鎮江既稱職有改換文書等弊何不即于彼時禀鳴經撫而及今方言此又最不可解也切職原奉

欽旨渡海救援文龍文龍弟聽李景先無稽一言以呈投登撫職豈敢因文龍之言輒中止以遂

皇上之命生死須走此一遭故今以八月十三日解維揚帆出海但職既被詬恥焉敢擔重以故原奉兵部題准解餉銀五萬兩今盡數解交與守備唐堯卿等而僅留一千兩隨帶官丁廩糧之費原　題准領過海兵三千今盡數辭領交與守備汪崇孝等而僅留八十八名爲隨身隨役渡海之用嗟乎職異域孤蹤形影相弔此千金爲八十八人食給所延幾何時職此去惟有藉文龍爲命耳文龍與職素契結無嫌猜職面文龍時自當負荊以請諒文龍　國事爲重即職有大罪狀定當冷然一笑釋然與職交好如初共圖勘勳惟是李景先無端謗職天下笑

職者謂此行不入虎口必葬魚腹然天下豈無知職者謂
此行是重
君命亦以敦友誼哉嗟乎職本書生苦志燈窗顛毛雖種
種矣鉛刀尚圖一割倘職辱文龍之救而俾共成功乎是
職之幸也倘職不辱文龍之救而喪身他鄉乎是職之不
幸也倘既不成功又不喪命將此八十八人飢餓于海上
既如觸藩羝又如粘壁蝸則惟願
皇上亟褫職容復還青衿仍歌咏我
聖世菁莪朴棫之化且甦此八十八人之命是職不幸中
之幸也職今出海去矣葬颶蠱魚不能以文佐太平又不

文臣不當
寃信無憑
之亦以自
抒其同心

能以武銜宵旰徒立後來人楷模曰武臣之未成功也多藉文士之籌謀武臣之既成功也必諉文士以寃死職回首五雲不知其涕泣之何從矣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葬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兵部請旌義烈土司

贈彭象都督僉事彭象閒彭彪翔彭天祐各

贈都司僉事

奉旨援遼一門戰殁

真血錄之所不忝録者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以災變頻仍引罪請免大約謂九月間已收聲雨亦稀少正各兵權建督房之目

忽于二十三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而雷更迅厲寅卯兩時始晴朗融和至次日晌當午後有聲如雷有烟如雲倜起西城外得總兵江應詔報有守備丁起鳴與張擋試銃于東延燒大東寺寺中貯兵器臣于先一日令沈杜兩主事查盤明白今舊物未甚失佚獨新造火藥二萬餘斤一時盡燬火藥有五大局向沈主事又新造一總局此係造成尚未入局者臣初聞疑有奸人為謀再四密訪供報相同委屬試銃而死于其旁者纍纍如張擋輩皆關于火藥之人則其非他人所至可知也方提捕該管員役嚴行究處至次日水兵營遊擊金冠等報援濟過十三山逃人三

十四名口據難民口報如酋自八月十五日圍十三山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夫百務方興秋防甚急天出雷風之儆臣何敢謂遠不可懲而況軍務之急需即秋毫不可損而二萬頭殘于一炬中原之赤子即了遺亦可憐而萬千遠敗于久圍此其天心之愛既而嚴切人事之殊更屬惕厲除臣與合鎮文武痛加修省外伏念臣督理一方所關甚重而臣又轄臣也天人之變又不專于一方懇乞皇上大奮乾剛嚴核邊政立罷疎庸之臣以謝天人之儆臣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到關諸事已與整頓今雷火示儆正賴加意綢繆

以安龍圖，何必謙讓，該部知道。

禮部接出

聖諭，天啓二年十月十六日丑時，朕生一女孩，該部知道。

御史蔣允儀上言賞罰宜新，奉

聖旨，周兼城守有功，着即議起用，林栞、徐如珂從優議敘，其餘道將各官著有功次，被人指抑的，都着查明具奏，兵

我績屢奉

勅諭，嚴旨督撫勦賊，不得輒議更章，以致推諉。

贈章文炳太僕寺卿，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

欽點刑封各府正副使，代府趙之龍、甄淑，肅府劉嗣爵、霍

守典、益府、趙時用、李芬、晉府、李國楷、李彬、唐府、黃龍光、盧承欽、韓府、王廷、宋鳴梧、慶府、金秉乾、閻可昇、趙府、李精白、陳堯言、潘府、李孫宸、張北平、福府、魏大中、李昌齡、建德王府、

繆昌期、金麗兼、樂安王府、　韓日纘、謝雲化、

鄒城恢復元兇就擒、巡撫趙彥恭報蕩平完局疏曰、鄒魯本禮教之名邦、忽有白蓮之妖孽、蓄謀日久、睥睨甚奢、乘邊疆之多事、因人心之易搖、輒敢糾衆倡亂、僭號改元、一舉而陷鄆城、再舉而陷鄒滕與嶧縣、殺人如麻、虐焰薰天、南北梗塞、遠邇震動、誠百六十年未有之大變也、元兇徐鴻儒、極奸極狡、如鬼如蜮、始稱雄於梁家樓、爲我兵所敗、

逆過河東繼竄據于汜玉城又爲我兵所敗逃入鄒縣結
納众士五千人廣布走馬數百匹忽然在鄒滕往來召號
蹤跡詭秘又善能用衆群賊效众善能守城我兵多傷故
攻取鄒縣三月之久者以此賊爲之祟也職等竊計此賊
不除終爲　國家之患隨令總兵楊肇基挑長壕設長堤
以困之如天羅地網水泄不得通又掘隧道築馬道爲必
取之計賊之力始窮而食亦垂盡矣職等竊計城中男婦
尚有數萬逆黨固多其人亦有無知被惑者亦有強擄入
夥者勢非得已情有可原破城之後不免玉石俱焚恐傷
天地和氣恭繹

皇上顯仁諸公陰德合而綿亘國家玉璽長之祚

聖旨愚民被妖賊誘惑已多就撫朕心慰悅欽此仰承我

皇上好生之德解網之仁宣布

皇恩准開一面各照州縣分發復業總計全活凡三萬餘

人皆我

皇上納稅供賦之赤子無知而入陷穽者也職等仰體

皇上之心槩與矜全非敢屈法以市恩也兵法云全城爲

上破賊次之諸將士之功視破城爲更大矣妖氛已靖城

池已復殘賊之逸入徐豊者又復追勦無遺而滕封之北

直河南并無一賊之擾征討之局已定諸將士之勞不容

泯也前後功次相應題覆乞

皇上勑兵部照例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十九日平東總兵楊肇基塘報云照得賊首徐鴻儒自鄆城發難鄒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鎮荷撫按二院會題督勦隨同兖東道徐從治於六月初九日發兵十一日恢復嶧縣解鄒城曲阜之圍進次師兖府七月初七日本部院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誓師大會與諸將戮力同心剿平二夏店紀王城嶧山等處巢穴續天津監軍道來斯行統領援兵七千員名至相與復滕城平錫山救豐沛殲餘氛計大小三十餘戰俱捷塘報訖鄒縣圍久未下職自錫山旋師賊大懼賊首僞都督侯五僞總兵魏七等縋城乞降投去奔候柰徐鴻儒從詐首出高尚賓歐陽德鄒九叙許道清等三百餘人復行死守本鎮與諸將分地督攻部院傳令徐鴻儒不出即四面攻城一人不饒衆賊慌懼縛徐鴻儒出城就擒解獻軍門適值按院以覲師歸兖下令解闕本鎮同三監軍道點名給票于十四五日安插各州縣之民于十六日安插鄒縣在城在鄉之民共二萬七千餘名造冊呈報收過馬騾三百餘頭即給發縣以供驛遞之用神器七百四十五杆大砲二百二位大將

軍銅鉋五尊、鈇斧九十九柄、短刀一千三十八、長鎗不
計其數、弓箭一千五百副、鉄盔甲共二百二十副、藤盔
藤牌共一百一十五副、銅鍋十四口、俱經縣官驗明收
貯訖、恪遵憲禁無無一兵收入城內、動一草一木者、但
見城中百姓俱焚香結彩迎新縣官、反側之地、復見漢
官威儀、良可慶也。至于滑縣攻元之賊首徐鴻儒等皆
械器繫府獄、無一漏網、真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就
咸樂而

皇仁廣矣

按巡撫趙號稱總兵楊肇基富機畜、而謀出萬全、料敵
明而功收百勝、東兗監軍副使王從義、兗州監軍副使
徐從治、天津監軍僉事來斯行運籌則群策群力、兼收
督陣則八戰八克、並奏、山東都司楊國棟、僉書廖棟、天
津部司劉永昌、冒險冲鋒而力戰、復搗巢穴以成功、內
劉永昌以報國之忠、兼保家之念、每戰必克厥功尤
者、以奉驗之涓非淺美、於

二十七日城守火藥被焚、巡視科道劉弘化、劉芳等奏言、
自有逆警以來。火藥草廠屢被焚燒。深求之。有奸細之疑。

鄒元標子告

若若存嘉
字字深情
眞得家之
硃桂何可
今其一日
不在朝廷

非

陳事

淺求之有冒破之疑承管監督官員自難逃咎。
左都御史鄒元標四疏乞休奉
聖旨卿耆德眞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羣僚乃
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馳驛回以需召用仍加
太子少保以示眷懷該部知道
左都御史鄒元標去　國情深疏曰臣一介書生
三朝豢養犬馬無知尤知報主臣屬人類而敢忘　君臣
欲坐　闕叩首行矣思今　國家大事惟在憂房策虜者
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䂓定守之一局夫眾不避數萬
車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恢復也即恢復矣其誰

與守陛下無輕信訛人急恢復也廣寧還我則內顧有基不然山海岌岌矣薊遼永平二大鎮戚繼光壘城當修補品字田形亟當議行此竟塵故牒臣嘗思遼之失始于李成梁李成梁封伯遼之諸人各有雄心每殺熟夷上首功家家萬戶侯者然酋不解之仇尤于殺其祖父故今稱戈不已也且一鎮之內絃管四沸婦女衣翡翠竊比王侯男子習狙詐奈之何天不厭其地而使淪于夷也次壞于高淮淮在遼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可支矣三壞于鎮臣往者遼才而昇近皆半門生故吏敢效之橫卒而諸鎮

臣自囊人參貂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名而以全遼畀奴酋矣今言之可為竪髮

陛下豈盡知乎

陛下次憂在黔酋藺酋之逆也蓋蜀遠而黔近其種種作惡黔撫臣按臣數其惡狀當兩臺按院及諸縉紳起而與黔乘養如嬌子釀至今日楊應龍非真有叛謀也五倫滅絕自其常事好事喜功者開其端徃勘居間者利其賄勘不足憑居間不足憑惟有獸窮必鬬爾安酋鑒彼覆轍原蓄异志貪夫因其襲替而遂激之今炎炎之勢未易撲滅料其所自必敗者有四背面受敵必敗者一四十八枝人

皆有心腸而携之，從中爲難，必敗者二。我雖無餉，楚與滇尤可策應，彼之農已兵矣，田土荒蕪矣，餉未必繼，必敗者三。我兵有制，彼留衆自綿，被斗擠外，一鼓而竭，豈若以奔能善召之。又爲我用，必敗者四。有此四敗，彼自作孽，然我應之亦有三難。播州在一山中，環而攻之，其勢聚，安酋四面受敵，我亦四面出兵，其難一。昔一播酋，三大中丞，方能成功，今當用中丞四，始可動兵，其難二。昔物力尚盈，今當家空人竭之時，非發　內帑不可濟，其難三。將才別有一種意態，今輻輳京卿者，异才也。新發于硎，尚屬朝氣，在當事遴而收之耳。用之于試，不如用之于習。四川左布政林

宰夙有令聞功在危城可任蜀撫原任巡撫朱燮元即以
左司馬兼總督付之搗巢奮首可無憂矣見任少卿潘濬
原巡按貴州楊鶴今付以黔事舊日封疆諳若指掌可借
箸也又如原任尚寶司卿彭遵古給事段默原任知府黄
洽中皆有軼才可使楚與黔近朝命夕至惟
陛下擇而用之今天下加餉民窮極矣民望久矣臣嘗告
司農汪應蛟曰宜先減半付之各省兩臺司道府縣私爲
議處但可爲民拯水火之阨不必寃其施爲一律也惟
陛下毅然行之
陛天挺聖神即位二年動法古帝以辰度

陛下必享有道之長
陛下即位未幾黄河澤清與
世宗初年一致地呈瑞者一項山東亂糧船難渡天雨半
月賊窘嶧山飢死者半天助順者二年穀豊登民皆有秋
天助順者三雖各處有賊寇之儆然
世宗初年亦始于山東如福建如大同三處見告今月時
勢與
世宗朝無異在以定見定力挽囘天意耳
陛下一身
天地祖宗之身山河

養身

聚斂

社稷之身也語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臣謂修身當以養身爲先孟軻氏曰無尺寸之膚不養又曰養心莫善于寡欲養身要矣寡欲爲先寡欲則精日充精日充則心自廣體自胖是爲德潤身臣嘗見市人一瓜一菓時時津潤不使枯槁因思潤身之旨不敢賤惡其身故敢以養身之言進即此是精一即此是克復帝王大經大法即此爲之根基亦所以爲社稷也內帑時發臣不爲陛下憂所憂者在民之聚散耳先是有問財聚民散之旨臣譆之曰財猶水也水欲其流不欲其聚水之聚也必至漂屋蕩舍民惡得不徙水之散也民始安土剪茅以居惡

得不聚。

神宗括據三十年，內帑之積雖為兵事散盡奸賊駘盡此亦聚散常理內帑空而邊事寧矣有志士紳且視阿堵如糞土，而況居　九五之尊順天應人之

聖主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陛下可以理自信凡有請者慨然捐發無憂貧矣近時臣工，或以門戶自相疑猜此從身名上起念臣與冢卿張問達相處年餘，

陛下試問張問達，臣曾說門戶中一人乎，蓋臣實見天地間一草一木一民一物不忍傷殘其有才有猷者安其職

事而已耳又實見得人之稟氣各有偏全人之識見各有高下從德性用事者反求諸身不作與鬧見不作人我想從情識用事者但求諸人東猜而西疑左旋而右轉曾不思前數年諸人始而酌水盟心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人而猶不務行所知以不負所學能耶

陛下洞燭其情處之以和平則

朝端辛清靜之福不難矣年來一種委靡退託之氣急宜頓整如諸臣進一議本

旨必行矣顧得

旨必令速抄也抄而未必即行行而未必即覆也片摽一

民年推一年兵餉政務俱從只角上談過山
上無責實之令故下多因循之習愚謂一科宜令二月自
正月至二月以吏科始凡來
吉下部者限以某月完如各省考成事例二一冊送閣一冊
留科至雙月終科臣以完與未完事件報閣取
吉上裁六科總一考成不完者罰有差等庶幾事事著實
不託之空言矣世之所避忌者惟府怨耳苟真有為
國家心即府怨何妨丞相要開河功高怨亦多千年萬載
後功在怨消磨古人已言之其千百載下自有知之者不
必避也然廢棄諸臣老成端重者不必盡拘常格山林久

感豕

滯者亦當念其爽逝公事凡逐如熊德陽等亦當早爲牽
復以天下人才衆天下治平以扶我
皇上億萬載無疆之祚臣身在草莽得覩
堯天舜日之盛臣生固榮死亦榮矣臣遠離
闕廷不勝耿耿血誠之至

針時病痛入骨髓透者焉六叫者師爲鑑覽楷模大臣下色辛物之度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爲　國步甚艱
聖衷宜啓泼陳勤政講學之實以神治本杜亂原事職聞
古語有曰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豈
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兒氛近燃鶴虜隱禍方深徐淮
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滇不寧則東楚西楚

且處恇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然

餉惟聞瘠疲溝壑之堪悲覆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

所在相聞此眞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胆卧薪之日而因

循格套粉飾虛文即

皇上具爲堯爲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

同河決此皆諸臣誤　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

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安然猶

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自愚而自誤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

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由開暢職意

祖宗之制倡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

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科

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折機宜獻替可否

皇上悉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

不踰頃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與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非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

朝儀安取此䇿行矛繡橫玉腰金者爲也經筵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文辭茀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痺賀何自尉通職聞
祖宗之朝　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
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　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
挾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使
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
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
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照臨及退入　內廷而耳目
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大

大君臨照之盛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濫予而
藩封之蹤領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嘯盈
庭以致諸藩之停封。恩齊久靳國典家範誥茂之爲弁
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
恣羅織者旣引繩而批根護善類者復因杖而惜擲
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
出共偸安于無事全虜廟筭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
閣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
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

積怨之極

假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夫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策蹇快于驢驛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職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辨但念世受

國恩更蒙 寵拔目擊時事阽危人心玩愒毎當食長嘆中宵涕零故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 睿覽稍見施行職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庶吉士鄭鄤昌言當採疏曰臣蒙

[illegible]切指 上下而行 文鎔辨正 自是詞林 [illegible]

聖恩敢書中秘既觀作古典才之儆復覽今日理亂之機每中夜屏營愛心如擣頃見修撰文震孟一疏私慶有爲明主忠言之人意

皇上天縱聖明必將遜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之浹旬未蒙報可臣切疑之臣惟章奏之批答宮府間之脉理也或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擅權小臣不得以營竊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閣發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天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深微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節轉圜之義若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粵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考之

本朝故事此弊惟

武廟與

神廟末年最多在

武祖時皆因權璫之煬灶在

神祖時則係奸輔之稽叢

聖主當陽如日方始且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者也

國家之患其奸皆起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歎息而無可知何矣方今時事日非疆埸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臣謂此皆已見之病醫者力能可施爲留中之事症候微結非

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臣稽史冊中召亂之端有二而今皆已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亦用以肆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而留中之一綫用以陰消

聖慮其徑竇使人疑

清明之朝豈宜有此語有之其未徹易著也其未兆易謀也

臣願

皇上之早圖之也臣荷作養本無言責但實見留中為治亂關頭且數日以來未見為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更陳梗概伏惟

皇上亟賜省覽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朝儀大典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此擬傀儡藐覷廷臣如戲文震孟好生可惡鄭鄤這廝黨護同鄉窺探

上意本當重處念係首科取士新進書生不知大體姑從輕俱降二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十一月乙卯

禮部接出

聖旨　光廟選侍劉氏封爲貞靖賢妃皇二弟追封爲蘭懷王皇妹追封爲悼懿公主

情詞懇切

大學士葉向高懇宥詞臣疏曰　聖節在邇扶病勉出恭候流虹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一切閣務非病臣所能料理今未敢瀆其他事惟是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鄤近以上疏觸忤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臣與同官目睹捐救尚未知足動　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恐益滋煩聒之罪然耿耿于衷終不能已竊觀震孟所言講學勤政

皆

皇上所極留心其所觸

聖怒只在　朝儀一節此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自今日者震孟書生也但見史冊所載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面議政事臣下有所獻納無不面奏即在　二祖時亦是如此今百官　奏事皆是常套堂陛之分雖存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款款之愚而欲效之此書生泥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　講筵之啓沃在　聖學固已日新而章句之敷陳于　宸衷終未盡徹臣等私心向亦歉然不敢以震孟之說為盡迂也若其

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代盛時危亡禍亂等語皆未嘗諱漢文帝賢主其臣賈誼至痛哭流涕長太息文帝亦恬然受之不以爲過千古傳誦以爲盛事

皇上方爲堯爲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于震孟終不可解哉若鄭鄤所言葢因震孟疏留中而爲之申　請且鑒于向時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耳好名則有之非敢黨護震孟也　國朝科第重詞臣尤重鼎甲尤莫重于鼎甲之第一人

天子臨軒而親擢百僚屬目而聳觀至鉅典也今歲爲

龍飛第一科關係最重震孟夙負時名

皇上首拔于衆去逆申臚傳之日舉朝相慶以爲得人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罹譴逐非但無以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於盛典亦大不光矣人情遇小小知已即思報答苟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愛護而保全之震孟受
皇上千載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戴倘有一毫欺誑之心即非人類
皇上既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甫未數月而遽摧折之亦豈

聖心之所安乎且今歲館選濟濟彬彬鄭鄤亦三吳名士也乃與震孟同去殊爲可惜竊覌

聖心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成就其才耳然臣覌 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先皆以狀元直諫謫官至今稱不愧科名者必以二臣爲嚆矢而惜當時處分之太過今震孟等被譴于彼之名得矣使他日以惜二臣者復惜震孟等得無爲

聖德萬一之累乎況今悠悠人情猜疑多端將謂我

皇上之罪震孟等又不在于 朝儀之一節也臣草此疏畢見臣等公揭已奉 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瀆然臣

老臣也苟心有欲盡默而不言、是爲負
皇上負 國家負
皇祖 皇考、即生入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
愚如此、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寬宥、則
聖德與 天地同寬而令名並 堯舜無斁矣、
玉牒纂脩已完。
勅司禮監送館。
欽賞大學士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侍郎周
道登、所正何承順、典籍鄭崇光等六員、中書陸宗本王應

真經濟具
文章

遼等三十四貫銀兩紵絲表裡鈔貫

御史蘇瓚理財三要疏曰臣聞古今之言財者曰天地間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而言理財者但有開其源節其流之二語職觀今天下之財以爲在官耶則官之倉庫何如也以爲在民耶則民之蓋藏何如也以爲源未盡開耶山澤舟車加派抽扣措倖事例其係分纖析無不備具者又何如也獨有節其流之一語似乎知之未能詳明行之每有逗漏而姑以錙銖毫末之齒級者當之耳職見今之司計者真如拙婦有米則炊無米則餓內外家衆隨饕索飯半饑則猶或能忍全饑則與執爨者爲仇當此家計何

知明告主翁將一家多寡有無之總數細細權度於萬不可省之處議其常經向來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者不憚勞怨痛究而追奪之而後家業可再振也職展轉思維條爲三要望我

皇上省覽即賜施行所以修救於目前者不小矣一曰明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相稽會計之有錄也進呈 御覽則天下之人数與 國家之出数

皇上必了然於胸中臣下不敢妄用不敢侵匿矣公示之諸司有執事使之各就衙門經費中獻可替否補救可得而施也職請舉其大槩今夫戶部工部是天下財賦出入

貢米賈

地也則究欠分發之數不可不使人知也人知之則用者不濫求者不奢有奢與濫者可議其後也兵部者取於戶部以爲各邊歲額又取於工部以爲戰守耗費說者曰遊額雖亡遊費方鉅獨不可使我

皇上及在　廷諸臣周知而熟計之乎班軍入衛舊額十六萬是皆有行月二糧者也今班額僅萬而各處多　題留矣此二糧者戶兵二部尚派虛耶抑寔耶所者覆　疏何未悉也光祿寺掌　上供燕享之需者也其歲額之盈縮厨役之虛掛可得而議也大僕馬價之支消以何事何地何年何月進貢馬之數亦不宜沒沒也戶部之各鎗米

豈盡樂陳積世陳者任其日腐月消新者乃嗟其不繼是
司庾之守株也鼓鑄之必有出息若干亦不可不報也事
例之分二部也但開其爭三爭四爭六爭七而竟不知其
所補於二部之經費者幾何也職即未習錢穀之算願使
諸司百執事共為
陛下算計以庶幾於涓塵之助者合會計之明示將焉之
爭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宜以省竊冒職聞主父偃之言
秦事也曰使天下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以古者
豆區釜鍾之積計之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十九石之費
致一石也其可致者僅一石則官不勝其缺乏而致之必

以十九石之費則民不勝其愁若官匱民窮則致於亡亦惑矣哉　國家貢賦其水陸舟車之用大約有倍蓰者未必若是其甚然非身所親歷何從知之苟知之而恐不告之

皇上乎職今奉差十庫而後知有至微至細之物破月以不貲之費者此矣職見諸臣往往以十庫改折爲請而

皇上槩未之許也豈非以應用急需之故耶職謂諸臣不明開某緩某急一槩而　請之

皇上惟未知或緩或急故一槩而拒之職　請爲

皇上略舉緩急之目一一剖分焉總天下外解之貨物其爲

用之不可缺者若干或京師所不產之物即不改折可也抑或前日之積有餘則以一年折色一年本色相間而行如浙所請亦可也益我

皇上於浙之織造以十四運準其爲十八運矣財本循環似亦宜在所許乎若以外解之費折色買於京商可以得其二倍之用何者其搬運水陸不至歸於烏有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者悉爲我用也又有過時則朽爛而不堪用及物粗價賤必數千里外運解以入是以百錢之費致一錢之用殆有甚於以三十鍾而致一石者矣職竊謂自顏料以下逐色估算俱令外解折色而令戶工二部領其買進

痛切

之事每月朔望如光祿寺坐門之例又將前件貨物定四季通融之值使商人不得驁於貴而惰於賤即商亦不稱厲也如是則　內廷之好用原自不乏而無名之費轉爲有用矣蓋職嘗閱　先朝典故如先臣周忱之爲戶部易水磨明盔以擺錫則一盔可作三盔之用陳爛牛皮以煮膠其新者又自足用是計臣之能權緩急者也職竊於今有望焉三曰速究侵欺虛冒之贓以塞漏巵職所謂節其流三字行之每有遏漏者則擬於人家之豪奴伴婢慣作侵欺沉匿無有任勞任怨痛究而追奪之者也夫天下百姓之輸將亦惟是軍國是給第於外難月發于戈月尋我

此段直令人毛髮倒竪

皇上且屢發帑以補助當此之時猶有人心者惟恨一錢不作十錢之用況於受
天子明命藉　國家寵靈征兵治器舉　朝拭目而攘臂乾沒如某某三四輩既以有限難繼之物力充其私橐復以延挨停閣之計較緩其查追臺省章　疏言者舌敝抄者腕痛而彼且揚揚得意或晝錦優游職不知積壓積分之所抽扣萬水千山之所遞送朴膚敲骨之所誅求考成參罰之所勾割千軍萬馬恃此以戰守　宮闕　陵廟恃此以呵護四海九州恃此以綏靜而徒爲四臣窮奢極欲之資也且

皇上以四臣之所月爲少乎抑合其所出之數幾於百萬以視太倉一歲之入足當四分之一矣卽諸臣以補助前千。

皇上者未敢一日以百萬請也奈何四臣之乾沒聽其日居月諸花銷沉閣也

皇上若更有臣如數人者則不待外夷之侵內寇之鬨而天下已敝矣今夫李永芳之叛逆也裂我疆土劉保之奸細也漏我軍機彼四臣者殆與叛逆奸細相爲表裡故職所謂節其流之三字雖纖鉅不一恐無大於查追此贓者此所謂當急而不可緩者也不則何臣之不能盜又何臣

之不敢爲盜也巳上三端明白易見亦甚易行惟望
皇上速勅當事如議而急行之則天下之財或可得而理
餉或可得而充乎抑職又有說焉凡今日部覆之套往往
大分吩挨每日某臣疏中條某事屬某衙門非某職掌應
待分抄　題覆職之所言雖事體多端而今日財用則戶
兵工三部寔其出入之總萃懇乞
皇上將職疏着三部堂上官及總理三部事者作速主張
與各衙門互相責成刻日
上報庶職言不成畫餅而得措之寔用矣職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念特納忠因還人才深致靳之

御史蔣允儀敬陳扶陽抑陰大義疏曰、臣備員西臺、列在交戟之内、忝遇我

皇上萬壽聖節、獲與千官萬國、共效華封之祝、而

皇上聖誕、恰在冬至之前、當九龍紼

聖之辰、應五緯連珠之候、陽氣方至、璧星正中、猗歟休哉、

臣觀古之臣子、自

聖誕、則有千秋金鏡之獻、遇冬至、則有進履貢襪之事、所以祝泰寧而介景福、如此其至也、臣聞冬至之節、陽氣應黃鍾、通陰陽交爭、陽氣尚微、故先王于至日閉關、扶助微陽、以養成來復、

皇上以當陽之　聖主遇一陽之令節所以扶陽抑陰調燮太和而維持元氣者在此時矣臣謹比類而悉數之夫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陰也

皇上恭默臨朝緝熙懋學其于陽德可謂如月之方升矣然　深宮燕閒之中尤宜提醒体認嘗如對賢士大夫至于嚬笑必嚴威福維辟盡杜擅竊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者此扶陽抑陰之一大竅係臣所厮首爲

陛下獻也　中國陽也夷狄陰也西蜀東省相繼獻俘捷書時聞稍吐連年屢衄之氣然膺食之奴酋方窺伺于一關之外視師之行重煩樞輔恐非　中國高枕之時也宜

亟允臣同官劉廷宣之　請更置大帥選擇監軍于以新壁壘而煥旌旗庶幾撻伐之威振而陽德以奮乎爵賞陽也刑罰陰也非倒之　封旋見停止失事之辟明啓爰書可謂陰陽不二矣然囊頭之人犯每蹈斃于三木之餘罪囚之蔽不出司寇恐非先王泣罪之意也宜　深省科臣尹同臯等之疏蠲免立枷永除苛政庶幾好生之仁合而陽德以光乎至于君子小人之為陰陽也係于　國運者也君子進而陽長也小人進而陰長也君子小人互為進退而陰陽倚復也關于　國脉者也

皇上御極以來遺廢登用言路疏通眞陽長陰消之候然

而有可慮者、三朝之遺老。以講學而去官、一代之名
賢。以讒言而削藉切齒敢言之臺省。未盡以三折而收速
翮抗疏之詞臣。反至以一鳴而斥。典刑日寡。士氣日衰。恐
亦非
皇上之本意也年來門戶啲分綱羅密布丁巳之察。凡抗
論　國本繫藉正人者靡不巧加羅織橫被摧殘陰邪盛
而陽氣傷馴致有夷狄之禍今計期已迫丁巳之事可鑒
于前矣君子之氣屬陽陽則向明其意氣每多發露小人
之氣屬陰陰則向晦其謀慮巧于彌縫君子之容小人也
常寬于三面而小人之傾君子也多盡于一網丁巳之被

察者。傷殘鍛剝。漸致亨途。而斬刈未盡之英賢。爲小人所側目者。尤不可不加愛惜也。詩不云乎。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以 國家楨幹之才。使之摧傷剝落。爲斬而復生之孽。豈盛世之事乎。臣願當事諸臣。痛戒丁巳之覆轍。尤慎防丁巳之流毒。早伐邪謀。亟護善類。凡一切陰邪小人。造單蜚語。一一禁絕。此又進君子退小人。扶陽抑陰之一大端也。臣欵欵愚誠。靖獻日久。敬因 聖節陽生之候。冒昧披瀝。以比于古之人臣金鏡履襪之獻。伏望

皇上留神省納。 俯賜施行。奉

聖旨。言官以獻替爲職。多事之時。正當條畫急務。何得浮

迯，且近來大臣求去，皆因科道官露章攻擊，朕何成心，察典屢奉諭旨，臨期自有公評，今說丁巳羅織，致古冤禍，當時部院主察何人，何不指名直說，一味含糊，憑何裁處，着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諭內閣

聖諭前次降諭科道各官，但因若輩輒行恣肆報復，淆亂國是，欺藐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薄懲示儆，况今朕壽冬至節，并宮中大喜，特將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各准復原官，都着條供，乃職不許似前妄生猜疑，逞臆玩愒，如有復蹈前轍，定行重究不宥，卿等傳示。

聖德如天
聖心如海

經畫井井可垂不朽不獨江右可行也

該部遵行特諭

貴州賊闖入甕板角關大肆殺掠守關總羅韓報稱叛首劉國貴劉斌新安鍫等統賊兵數萬扎營清塘小吹坳大公屯村擄掠生靈數百殺死千總一員指揮一員又于本月初六日殺至鄒家塢落落溪殺死士民不計其數

江西巡按汪泗論奏曰竊惟天下事有勢在必然而不得不然者早圖而曲計之則雖小有所費大有所全明知而諱言之將其患日甚一日而至於不可結局今日 宗藩之當議處是也蓋宗人賢不肖雜遝志意各殊賢者指不多屈若貧者鵠衣索食流聚市井而不肖者小則豪强橫奪大則行劫流剽公然扞三尺而不顧項如齊庶人不肖

之尤者。乘海內多警，包藏禍心，幾於蠢蠢欲動，幸發伐其謀，未得狂逞。蓋諸宗以無所事事之身，而錮之一城之內，即豢以常祿，猶不能保其無邪思。矧祿無所出，是奪之生而驅之以不道之行，罔之以必陷之罪也。臣以爲等費耳，以內外論，則邊餉不充，其患在肢體。　宗祿告匱，其患在腹心。而　宗祿等耳，用以嗷嗷待哺之時，則上見恩而易德，不得已而與之，厥擎鴟張之後，則費雖倍而衆不親，相提而論，不待臣詞之畢也。抑尤有說焉。天下有必至之勢，通之以時則不窮。　國家無不裁之恩，節之以禮則可久。以今　宗藩審時度勢，其不可不深

剴切

經濟名言

計者三一曰限祿之乚明旨當遵也項

皇祖允部臣 請棠已頒限祿之 命第須欽祗而力行之無使毫釐少溢。彼以有限之俸供無窮之齒不得不自爲珍嗇。花生奸生之弊不禁自除。此以限祿而兼釐弊法莫良於此者也二曰賢不肖之激勸宜舉也宗齒多至千餘臧否之品懸絶。媸媺不彰。則善者將怠。恬淫無忌。則惡者日衆。臣謂風厲之典宜歲舉行。諸宗中有恬靜端謹德行卓然者歲舉二三人報之撫按量動官帑爲賞格令守巡道造其廬而禮焉其有志氣不倫作奸犯科者廉訪驗有實跡或嚴懲或發本管戒飭或具疏 奏聞有華衮

以誘之前而又有斧鉞以懼之後庶其束於三尺而弗潰乎三日管理之舉判宜行也管理之設董正諸宗而往往妄自菲薄管轄者弗敢枉者弗理塊然尸素將安用之此無他任匪其人而責之以不寔也似宜慎管理之選而稍重其權

賜以璽書寄以督率而仍以激勸之柄屬之兩院毋撫按復

命必另疏具

題該宗欽戢守法者是維管理功則有獎叙久則

請賜

明旨褒宅里以共旌之該宗恣橫貲凌不能鈐束者是惟管理罪則有劾

并許廢置而更易之或貪黷昏憒之尤者仍聽不時劾處權有所歸而職有所轄管理必人人兢奮而

事理的確

諸宗必無敢即慆淫以自扞於法網者矣或亦憚壓之二策乎臣非不知事忌紛更宗政整齊非易第宗藩勢難剸割機貴預防必有宗祿以安其生而後可以施整齊之教必有管理以約其散而後可以全親睦之恩勢似迂而寔急治似標而寔本此未可以緩視也語有之未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有不終日之計有數十年之計有百年之計臣之所請固不敢自謂計安百年第設誠而致行之數十年可保怗然無事不然以既匱之恩而又務於無可奈何之勢日窮一日日迫一日後來景象有不敢言者矣

伏乞

此疏發明忠義之心引証惻惻之例有史[illegible]於總筆非出名手奇特

皇上深維綏奠之策。敕下該部速為覆奏施行。

諸宗幸甚、社稷幸甚、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奏為適當　獻俘之日。請郵殉難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寃事臣惟人臣事

君、有死無二、然有死而功在　封疆、尤此為重若上也功業未著、蹈節輕身者次也或駢首就戮斷臂旌心、然猶身死含寃悲憤未雪者又其次也然揔之或立功、或明節、或為　王事　褒卹之典、揔宜寬厚。矧　封疆多故、抱頭委勝之輩、純指為柔、而仗節不屈之臣、反令幽寃寂寞不一闡揚者、重慶之變院道蒞流血滿尺、一將風聞之誤不

月無粮而譁則曰有激而變若然即死亦何辭冤哉奈酋謀叛已非一日覬變于援遼發難于重慶未出江門而何若海之輩幾倖有成執訊獲醜見在可問也尚可謂之激變乎變幷激成則撫臣徐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爲王事也變起倉卒白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死鎮臣義不就擒而死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亦爲王事也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頭受刃赴難如飴而死又如李維周領兵出圍聞變回援并心袒受而死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翼之者數圍即逆酋叩頭膜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貊

矣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蹀尸淫矣冠屨枕藉也悲夫犬豕豈噂寧傷殘我將吏腥羶偏地不屈辱我冠裳諸臣之死幸矣尚可曰變出突忽不得不死乎正惟不得不死而諸臣之死愈不幸矣諸臣倘得死所則英風大節不惟殺身成仁之張鋒當爲從容就義之高邦佐拚命殺賊之潘宗顏豈不凜凜見節而乃目激變之名于殺身之禍茹苦含辛徒使夜雨啼寃空染悽憐之碧愁雲慘結終于造物之和諸臣之死愈苦諸臣之心愈堪悲矣然凡此皆焚龍張彤之惡逆而若海之指縱也逆酋一日未擒諸臣死必爲厲鬼以殺賊元兇授首

壓逆酋而戮之　闕下則諸臣之寃憤亦當抒且道臣孫好古府臣章文炳于瀞于隆矣此數臣者其與燮同其死節亦同而　卹錄之典有不同則　國法爲不公然此猶云禍出不測也兼督標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縣左重也結連土司解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義旗一指于梁州而軍聲大振赤心濺血于江門而志凜秋霜象儀之前功尚未賞死更堪悲又如慷慨殺賊之楊愈懋書遊之杜文煥孰得孰失而尚且責其輕進倘危城一解援兵從叙瀘擊其歸路此時賊可就擒則愈懋之搗巢臣猶悲夫尚晚令不罪逗遛而罪輕進何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則

國法爲不平然猶曰職守所關務在滅賊也鄉官董盡倫無城守　封疆之責者也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即破格　䘏錄猶無足慰忠魂而乃一外衞千戶遂足盡優異之典乎果不倖于逆驅之張銓高邦佐潘宗顏乎果盡節　封疆者死亦論資格乎則于　國典爲未當臣謂可求等之死節無功亦無罪推廣

皇仁以旌苦節則有孫好古之例在知縣左重臨陣戰歿則有潘宗顏之例在郭象儀楊愈懋即目輕進亦有杜松等之例在鄉官董盡倫比之張銓潘宗顏輩則多捍賊

之功比之孫好古則無自守之責即不得鄉衣之世廕亦當襲以重慶衛指揮以示優異者也其他先後與難大小將吏卯惟

皇上惻然軫念　勅下該部查照按臣原疏一併破格優卹加其薄秩襲其子孫議葬議祭議謚分別敘錄庶賞罰不紊而拱木歛寃不至墜心地下孤兒寡婦亦不至茹嘆含酸其激勸人心非淺鮮矣職蜀人也知而不言誰爲諸臣言者

擒獲海盜

時浙江海中銅盤洋有大盜尖二千駕船三隻從日本飄來過溫州府船擄人打劫取贖案撫院張按臺咨令飛

只十两正
貧四字見
了此案

雲關把總楊懋中討擒之生縛三十七人獲有偽
票偽印旗器械旗甲等項餘賊溺死海洋以寘

憐才公揭

浙江在京官錢士升魏大中朱泰禎等謹揭爲辛酉科
浙江中式舉人錢千秋一事屢奉　明旨自有法可共
聞有無情弊自在挑法訊究者士升大中等何敢置喙
然千秋之才而貧則合郡之所共知共惜者不得不以
公言之千秋原名赴屢試前列食廩學宮糊口館穀以
戊午年改今名頗負時譽辛酉入彀士子頻相嘆服以
為得一宿名之上且其家世清寒至千秋父子則一貧
徹骨此無論鄉里耳目俱在即有他隊者不能為之
辭也夫黃緣關節與市從句騙多出空踈愕腹之士而
千秋之才如此必出殷富素封之家而千秋之貧如此
從來之日海鹽樊父母入　覲在都門至指天誓日
以后其無他是千秋之才之貧不待洞知于里閈亦且
遍獨于長安矣　國法在上公道昭然事干關節自當
玄見分明如情可原尚當嚴加覆試士升等之意第以
孤寒才士質迥別于銅臭不識丁之流以期
桑梓中惻惜之公意非敢私循本生也謹揭

刑部奉

聖旨逆犯徐鴻等着便處決，劉崇喜剉尸，王文疋梟示，各

犯首級，傳示九邊，昭布天下。

李可灼遣戍。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illegible]

沉痛悲切不殊大孫眾評

十二月丙辰

冊封

光廟莊妃、大學士何宗彥捧冊、

吏科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繁、并請存

恤條復孟氏孫墓、廟

上從之、命該道官司致祭、

御史吳甡以災異疊見疏曰、伏見邸報山西有天鳴地震之

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垣廬舍、頹塌過半、人口牲畜

死斃數萬、嗟乎、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然竊觀

陛下、似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者、日者

聖壽無疆嵩呼萬國二三俘纍獻快意武功豈遂謂已治已安即天變不足畏乎職不習占驗但據時事可憂可懼者爲

陛下陳之今　國家所患奴酋安酋而奴爲甚奴之謀寔出萬全而我求一大將備折衝不可得奴之奸細遍都城而我求一邏卒探虛寔不可得譬之敗壁頹垣未施補葺風雨猝至則飄搖傾覆曾不旋踵夫逆奴至猝也至叵測也一旦窺關是風雨之猝至也而不及今補葺其何能免於飄搖傾覆之患

陛下試念山海一綫止仗一樞輔其足供樞輔驅策者尚

寥寥也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安首之勢正熾脅首之巢未傾而督撫新更兵力未集終無芟除之期各處之備全虛枵腹之卒易譁而太倉如洗庚癸時呼將有脫巾之變

陛下試一猛省裁憂無兵猶議召募召募不足猶議徵調今募無可募調無可調則竟無兵矣裁憂無餉猶議加派加派不足猶議發帑今加無可加發無可發則竟無餉矣豈惟無兵今之劫奪行旅禦貨 國門者皆

陛下之兵也不禦寇而為寇者也豈惟無餉今之驕官倖祭剝削肥已者皆

陛下之餉也不飽軍而飽貪者也夫此猶小醜蠢動然已

困天下矣。萬一別有不測。何以支吾。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且今日民心何如者。水旱之災頻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離人父子。奪人田宅。以供 國課。國課未完而已。作無家之別。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以給俯仰。俯仰莫措。而盡為溝中之瘠。於是人變為妖。民驅為盜。弄兵潢池。終無噍類。至今齊魯之郊。黔蜀之墟。流血成渠。積屍蔽野。寒狐夜嘯。犬烏日號。啄人肝腸。飲人腦血。死亡者白骨生苔。流離者飛鴻滿野。天未悔禍。使我西陲。復遭茲變。

一言催肝腸

陛下不及今下 德音。發 明詔。急加蠲賑。收拾人心。而

視同泛漫置若罔聞百姓方忍死以望再生而當事者故立視其死而不救萬一有司不體　朝廷恤民之意而恤於考成重加剝奪使小民流離在道化為盜賊妖民齊呼揭竿四起奴賊動於外窮民訌於內此時即良平為謀韓白為將計無所出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嗟乎邊有百破而無一完民有百苦而無一樂官有百偷而無一脩國有百蠹而無一餘時事至此可為寒心

陛下但見內軍三千甲光耀日劍戟如雲以為武備在是而不知關塞之上有披朽持鈍戰不敢戰守不能守之將

士但見樊賊獻俘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以為畜不足憂而不知山海之外黔蜀之間有侵我疆土殺我將吏屠我生民之強敵但見妖賊就擒山左蕩平以為太平可期不知閭閻之間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之赤子且也日日緝奸而　畿輔之奸細布滿則闕門譏察安在日日詰盜而禁城之盜劫公行則官軍守衛何為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人事廢弛天怒孔赫總之天鳴地震之異恐有土崩瓦解之憂今日不戒懼且有不及戒懼者今日不修省且有不及修省者噫危矣哉職又聞古之帝王遇災則省躬罪己下詔求言上自皇躬下逮

廢政凡有闕失皆得直言無諱今
陛下諭廷臣但言邉事不及　宮府闕失忠言日寡不能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諸臣又皆以爲
陛下沖年未敢直言觸忌夫古稱沖主無如周成王當時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閎散之徒爲之左右先後旁無嬖佞
纖巧之奸內無游畋犬馬之好外無夷狄盜賊之警猶訪
落謀始小毖懲患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勤民事無逸之
戒盤游如此而後爲守成令主今
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諸臣孰與周召今日時事孰與成周
而泄泄沓沓若此何以濟時艱而挽天變乎臣竊以爲

陛下春秋方盛宜練習國事凡一切章奏有關係軍務吏

情與四方水旱盜賊之變皆當寫置座右時加儆戒或有

疑問則召諸大臣共相商確而諸大臣亦宜盡心輔佐日

取四方所奏水旱盜賊災異及軍務吏情條列利害指陳

得失使　人主知小民疾苦王業艱難庶幾開悟

君心毓成

聖德即今天鳴地震未必非知憂知懼之機也然諸臣以

飭武備恤民災為請而猶俟部覆遷延歲月何濟寔事請

宜即下詔令頒示海內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練嚴為防

禦以安反測以戒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遇災傷地方除

援黔將剿
超破谷龍
司賊巢

賑濟外，共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派外，其錢糧額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快，出自
陛下真誠惻怛之衷，使人心振發，窮民感泣，方于時艱有濟，天變可弭，職愚不識忌諱，冒昧瀆陳，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立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川湖總督張我續恭報擒燒安酋之黨，并遣將援黔疏曰

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准貴州撫臣王三善揭帖，內開十月十三日，據總兵劉超單師李世將先鋒參將楊明楷史器，都司孫元謨報稱，蒙遣職等襲打谷龍司，于十一日督兵後行，夜抵賊寨，此寨深險，四面盡皆苗衆，又在萬山之中

懸崖之上官兵不到之地賊不知防忽聞兵至盡皆驚竄止生擒賊屬二名陸守貴陳應與因將其寨當時燒毀比至天明辨驗時于灰燼中認得院內燒毀長鎗三樸約二千餘杆又標鎗一大房約萬餘杆已成未成皮甲一房并生漆顏料數十桶拏箭絆馬甲紅一大房米十五倉萬餘石生畜無數據陸守貴供稱首賊宋一龍宋顯俊已隨安邦彥攻圍省城不在家家中無人止婦女俱爬山逃散等情已經新鎮道研審未報有兵搶得未燒長鎗等物當即驗視鎗長二丈捉弓五尺俱金鈒畫杆精巧鋒利上鐫書壬戌元年官置嗟乎觀此而逆酋之處心積慮非一朝夕

矣即此一司之當戕則安酋可知是豈易撫者哉。又豈易勦者哉等因到臣為照劉超者臣遣之援黔而撫臣委以外戎之寄者也超為河南兩科武解元謀勇兼全臣居恒物色草澤中英雄以超為異等是以携至保寧忽值黔亂遂遣之援黔超僅帶中原家丁四十餘名耳人人精銳一可當十今遵撫臣之指授方略果能夜襲賊巢獲其倉米萬石牲畜甚多雖生擒者止于二名而焚燒者不可數計似于援黔之著數為不虛矣誅賊黨以孤賊勢亦兵家之所上也臣第一次遣將援黔是為劉超超已先建此功異日大兵雲集而其功當不止此臣第二次援黔是為陳一

龍龍乃川人川事未平川中官民皆不欲其往也臣屢檄催之而該道報稱水賊烏河迷但截烏江中致一龍之兵不能前進退而把守桑木關矣臣第三次援黔是爲秦明屏屏亦川人雖臣 題升黔之叅將畢竟自顧其家徘徊涪州者閱月臣催之始過思南矣總之驅川兵援黔千推萬阻不肯遄行者亦其勢然也以臣一人楚中而分巡荆南道蘆瑛回募施州兵一萬四千已令游擊周基命等領之而辰沅兵備道胡一鴻募鎮筸兵二萬已令總兵金汝佐游擊李師元領之而巴東知縣戴文箕募兵一萬已令部司馬倫領之又有秦中叅將邵繼祖党師尉帶姚河家

丁二百名臣遣之星速前行臣既奉　勅催蜀援黔豈敢
有靳焉以上各將官兵數目俱屢次遣以援黔而不敢
不報于
皇上者也除河南兵路遠猝難便到俟貴陽知府朱家民
親往催促至日另報外止將擒燒賊寨功次會同巡撫王
三善題乞
勑下兵部紀錄事寧之日一併議覆施行奉
聖旨覽奏劉超等深入賊巢燒毀甚多其見勞勛張我
續王三善督率有功統候優敘已發援兵還着催他上緊
前進協力蕩平

通政自論寇亦已久矣困者知渴斷之者求生無路求出無門請兆而知儲設守應援之論也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為不久自援兵甕城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衆我兵飢餓逃亡殆盡不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城下因伐數里之木栅壘戶墻以坐困我即鳥雀難于飛渡兩月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狡酋之攻城益力城東隅數處有山崗高與城齊賊居其上作廂樓下伐我城樹板砌石以格銑弩連木成山意欲通路近城幸我官兵設計燒毀其廂木火延三晝夜未絕西門外數處皆有山崗東南隅城架廂運草控洞砌石進攻更急我官兵亦用計破之其所扎營梯數架攏列城下希冀乘隙攻進使此時救米未匱

則兵尚可驅賊，尚可守城，而倉米罄于六月矣，而例米罄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派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罄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飢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淹待盡矣，尤日攫其米，搶其金，士民之苦不堪言矣，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而易子而食者，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官法無所拯矣，即官兵之死者逃者不計其數，今止存飢餓之卒二千，多個臥不起，大斗米價至四十金，且無糴覓處矣，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有之異變，死亡幾盡，士民尚欲固守，飢餓之極，兵

卒尚未大誅亦古今來未有之人情貧瘠會城其大如斗一栈鳥道四路雲擾臣等堅守經年雖至食盡力竭賫心以沒然對之

二祖列聖似可無愧質之　天地鬼神似可無忝臣子之心盡矣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　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藺交叛　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遣兵將幾何所槩費　帑金楚餉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而至有未發一銖一粒而瀝肝告急之疏報之　迺請而不應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不惟目無　國法且天理人

心喪滅盡矣據往來塘報屬官公移皆謂撫臣自聖自賢司道府所不敢借一語所信而用者皆河南隨來無報舉之官將所用以把門打路者皆河南隨來極驕悍之兵卒去衙門半里無一人敢近九轉羽書至者候一二日不得投見即見有不容發一語若啼泣求投者即以奸細嚇之遂至捹命投文人役數十次圖不得一回文有謂其見一塘報聞貴陽尚無恙即局促不悅者有謂其怒鄉官王應德催檄之急即辱罵之欲甘心坐刑部牢者有謂其恨監軍所添衛之發兵即不勝忿罵遣移怒參將范仲仁差官提之致二千兵散營壘一空遂有甕城之敗總是二萬之

性命僅足以供其怒者有謂其有主意已定寧爲被逮之楊經略必不爲袁經略者有謂其故意延挨用賄買囑希圖弛擔者有謂藉口田進士之招撫縱貴陽失守猶可諉罪者有謂其兩次差官入賊營不知何幹者有謂其暗與賊約指新添爲鴻溝者種種情節嘖嘖有口顧暴戾逗遛之罪尤可言也割地媒　國之罪不可言也至于總督張我續又奉　旨援黔今滇粵各撫鎮並未見遣一兵將答一回文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俱已忘黔矣此在　朝端自有公議在　國家自有憲法耳臣通籍十三年歷官五年候　命二年按黔又一年被賊圍困指

招防禦受盡苦楚糧餉又匱兵民俱無此深惟有　天兵
神兵旦暮間從雲霄而下或可救援不然新兵大兵刻期
進發恐不及待况未必發乎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
之理與張許結良友于地下足矣但念
祖宗故土不可淪沒夷酋懇乞
皇上速治撫臣之罪以謝億萬生靈選簡熟于黔事之大
臣經略黔地以匡復此千里　封疆西南半壁猶可見
天之日也想像　天顏萬里咫尺矣奉
聖旨
兵部議復奉

聖旨王三善張我續著戴罪督兵刻期解圍楊述中協同進勦朱燮元相機應援其滇粵援兵作何進發也着作速具奏李枟史永安等候事平破格優叙

黔師擊殺逆酋安邦俊等餘黨潰散以捷 聞

上嘉其功俟事平優叙

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令甲六年一舉內計將以辨別官方澄汰流品典綦重也須六年而登進士版者未易屈指數矣一人有一人之本末要使人品各具其生平一事有一事之是非斯于參酌摠歸之至當能自察者而後可察人名行所關自應聽一時僉同之論察人者而即以自

察去留不審又虞貽後日異議之端此豈易易事而臣等敢盟心　天日務秉虛公以仰佐我
皇上首舉計典平明之治于萬一哉大都人臣服官無過職業操守兩者而已勤慎主于集事則冰淵自凛早夜靡寧者爲真才不則厭薄蘧廬驕語高曠當與委頓不前者併論矣介節矢以持躬則談泊自甘齒頰不苟者爲真品不則往來竿牘仗勢私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以此觀人尤貴晨之咔而貴文之真也無條說也然而未易言也用獨不如用衆則各衙門之咨訪欲博焉單冊隸之印官而交　古書名應自無含沙之害信耳不如信目則各

堂官之品隲欲定焉。搢考選之歲裡。而書題面評。又何有捉影之疑。一署也。或清流之接武。或敗類之比肩。數有乘除盈縮。何拘往額。一人也。或名實之不孚。或初終之互異品有斟酌題評。敢信虛聲。如醜如媸。當人之面目自在。無意中賞鑑偏頗。東西南北。任人之途轍儘寬。大同中方隅何議。公論共惡者。數其罪與衆棄之。固不敢藉口憐才。致巨奸有漏網之倖。輿情共惜者。原其過與衆觀之。亦不敢侈言齒斥。俾中人興竭澤之嗟。以至匿名飛揭。多出仇口中傷。宜投炎火。貲郎墨客。曾有造草往來。直屏門牆。狀之耳目既彰擬實處分。則亦已矣。何必誣罔悼而飾曖昧。情節

之裝點羅誣愚公昭雪有何不可豈得拍破謊而滿彈章
總之無黨無偏可以遵王道蕩平之路矣公矢慎欲以奉
聖主斥陟之權如是而已矣乃臣等猶以爲捐成心而破
門戶于今日之舉爲第一焉益論人不分畛域則混同何
至不忘論事不涉根株則空洞豈遂深入惟是藩籬一別
勢必迸流窮源局脈一分輒以索瘢而洗垢人因人而互
及不陳臭味之本殊事與事以相連勿念安勉之各別防異
時之報復盡剪萌芽慮傍觀之不平轉深羽翼世路未必
嶮巇先爲不病之呻吟人心向作崎嶇何怪無端之風浪
萃之使蹤迹叢疑者自猜嫌之冤挾讒相嘗者有樹黨之

數人非議拆浮圍勢爲甚蚤處惡綿渭發將覃域因而多故。前車不遠。已事可懲。快意一時。貽譏千古。故臣當謂捐成心而破門戶。尤爲今日第一義也。既經科道及南北科道條議奏

旨。部院集議覆行。臣當會同擬具覆乞

勑下臣等通行各衙門　欽遵施行。

旨　御史劉重慶王心一補山西江西

巡撫趙彥奏請　獎勵賢王

上曰。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捐資助餉。除亂安民。有光屏翰。着寫勑獎勵。加白金百兩。文綺十端。以見優禮至意。

上以趙彥蕩平妖賊。功績茂著。加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張鳳翔、馮嘉會、弭盜安民、並著功勞、升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俱照舊巡撫

兩朝從信錄卷十六 終